

市井

柿红·冬暖

□ 鲍学良



世相

朋友圈里几多情

□ 陈裕

返昆4个多月，几乎日日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，无暇驻足，于是小院荒草丛生。幸得喜欢侍弄花草的勤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，近日来帮照顾老超，顺便打理，小院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

前日晚上，老超提醒我看院中柿子树，说是已经挂满了果。我才发现，在漆黑的夜色中，一团团攒集在一起的柿子，如暗夜里的一个个小灯笼，照得人心暖暖的。于是想起唐·李益的诗句：“柿叶翻红霜景秋，碧天如水倚红楼。”已经入冬，我早已错过了柿叶装点的秋色，定要看看，今年柿子照亮的冬景！

宋·范宗尹有“村暗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”的佳句，此时的我，颇有同感，于老屋、山石、藤蔓间，看到这一团团结实、明亮、温暖的橙黄橘红的柿子，高挂在落尽了树叶的单薄的枝条上，才觉出生命的倔强与勇敢！

今春，由于疫情，幸得有一片老屋，一个小院，打发了不少禁足后无聊的时光。一家三口，尤其是，我和老超，翻捡了多年覆盖在柿子树根部的建筑垃圾，才得以见到今冬满树的金黄。我们耙了地，松了土，帮忙的老赵，还曾经把清理化粪池时，捞起的板结的肥料为柿子树压了肥，妻、儿得空也没忘了浇水，才有了今年眼中的温暖。

昆明的初冬最好，大部分时日天蓝

水清，风和日丽，不仅有满眼习以为常的绿，还有四时不断的花。尤其是属于秋季的金黄和金红，让生活在春城的人们，在温暖的午后，热到穿着单衣、薄衫，怀疑是否身处冬日。

在北京的学生们发来首都的第一场雪的照片，游学多年的弟子回家探亲感慨昆明的和暖，更让我觉出昆明的好，春城的暖。

12月10日，老超的左眼被小伙伴误伤时，我和妻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又是课又是会，无法及时赶回，一家人心悸不已，老父母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护送老超去医院，老姐早在医院等候，所幸，只是角膜受损，视力下降，医生要求静养。

老超的两位老师登门看望，让善良的老超高兴得不行，忘了疼痛。暮色将尽，近邻小郭母子的到来，也让人温暖，包括误伤老超的小杨一家三口的到来，几通满怀关切的电话，都如这一树冬日的柿子，让人温暖，人间值得。

“洲白芦花吐，园红柿叶稀”（唐代·张籍《岳州晚景》），不曾有芦花可赏，却在观柿回眸时，看到院墙上的几挂炮仗花，开得可爱，颜色和金红的柿子一致，形状也是团团簇簇的，只是柿子结实健硕，炮仗花，明媚俊美，各有风致。

柿子红时冬日暖，人间至味是清欢！

城里

相亲

□ 罗倩仪

天气越来越冷了，钟晓从高耸的写字楼走出来，紧了紧紫色的外套。

电话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钟晓不必接就知道是打来提醒她今天相亲别迟到的。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，母亲催她结婚，整整催了十年。这些年来，钟晓相亲过好多次，但每次不是单方面看不上，就是相互没看上，抑或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才发现对方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，于是冷静地选择分手。

虽然年龄和细纹在稳步地增长，但随着工资和职位越来越高，钟晓的眼光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变高了。

钟晓走进约好的饭店，第一眼看到徐越时，好感油然而生。徐越年过四十，但完全没有中年男人的油腻感，白白净净，举止儒雅。而徐越对身材高挑的钟晓第一印象好像也很不错，一直眉目含笑。

钟晓打量着徐越，总觉得他们在哪里见过。徐越似乎也有这种感觉，因为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话：“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”钟晓呵呵一笑，抿了一口茶：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

“《红楼梦》里，林黛玉第一次见到贾宝玉时，心里就想：好生奇怪，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贾宝玉更是冲口而出说‘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’。这一切皆因他们有心灵感应，前世有缘。”徐越说着，看了钟晓一眼，“看来咱们也是有缘分的。”钟晓听罢，笑得眼角的细纹都爬出来了。

不过，活到这把年纪，谁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谁的时间都是宝贵的。寒暄过后，两人就开始展示各自的实力。

徐越表面上在说这些年工作多么

不易，从月薪一千元，到现在工资涨了二十倍，年底拿分红，充满艰难险阻，其实就是在告诉对方自己的财力。钟晓报以心知肚明的一笑，接着抱怨自己最近实在太忙了，平常要上班，市区的房子又在重新装修，都没空去管出租的那两套房子变成什么样了。

两人细细咀嚼着对方的话，眼睛发亮，纷纷在心里认可了对方，接下来的交谈就变得轻松随意了。他们越看越觉得对方眼熟，越看越喜欢对方。

正当两人相谈甚欢之际，一位女服务员端着两瓶冰啤酒过来了，脆生生地说：“这两瓶啤酒，是我们餐厅送给二位的。”

看到啤酒，钟晓突然一个激灵，想起一些事情来，徐越的脸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不久，两人深深看了对方一眼后，以“天气太冷，早些回去休息”为由，匆匆告别了。

他们都记起对方来了。十年前，他们第一次相亲，是在一个叫“啤酒屋”的小店里。当时，徐越嫌弃钟晓家庭不够富裕，无法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，钟晓也嫌弃徐越家境贫寒，无法让她过富太太的生活。他们都不愿意相互扶持，却都觉得对方太现实，就此别过。

钟晓拿出手机，把徐越的微信删掉了。她知道，徐越也会和她做一样的操作。

十年前，他们相互看不上对方，没有在一起。没想到，十年后，他们看上了对方，但依然无法在一起。

走在路上，钟晓感叹，天气可真冷，这个城市的冬天越来越冷了。



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

主编/责编 张大升 美编 吉思进 校对 段文云

A15

副刊

开屏

吉城晚报

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，打开微信，翻看朋友圈。朋友圈里包罗万象，朋友圈里百花齐放。

总有一人，会在早上发布今天的天气预报，他(她)给朋友圈一个广阔天地，外面的天空阴晴不论，朋友圈却是阳光普照，温暖如春。多年前我家在农村生活时，为了生计，扣起大棚种蔬菜，每天父亲都让我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，那时只能通过收音机的播报了解天气的变化。有一天我因贪玩，忘记收听，第二天赶上下雨，父亲原本卖菜的打算因天气而搁浅，为此，父亲狠狠地训斥我一顿，没有母亲的阻拦，我想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。事后我也很后悔，直到今天，我对天气预报特别敏感，收听收看它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还有人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问候。一张图片，几句暖心的话，冲醒困意的清晨，如丝丝缕缕的甘甜，润口舌，滋肠胃，抵达心田，让百感蔓延。或许朋友圈里有她惦念的人，单独的祝福容易扰乱心境，唯有广普的传递才能让心意隐约，希望对方领会这淡淡的记挂吧。

我们生活在广告的世界里，朋友圈也不能免俗。电子媒体本就是很好的宣传手段，可以一日千里的传递，也可以一秒达万人的知情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朋友圈里的广告迎来刷屏的高潮，点击复制，按下粘贴，成本如此低廉的操作，效果众说纷纭。博眼球、吸关注、引头条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朋友圈的广告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微商。

朋友圈里还有各种晒。晒美食、晒美景、晒新衣、晒宠物、晒远行、晒团圆……如此繁多。

闲话

梅香俏枝迎冬至

□ 李仙云

五千年华夏文明，古人对各种节气过得也极有仪式感。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，古时就有“冬至一阳生”的说法，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，也是阳气逐日回升之时。《清嘉录》中就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，古时到了冬至，皇帝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，官府要在这一天举行“贺冬”仪式，漂泊在外的游子是要回家过节的，正所谓“年终有所归宿”。在《后汉书》中记载：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，不听政，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可见古人对这个节气何其重视。

被世人喻为北宋多情才女的朱淑真，她与词后李清照齐名，提起冬至诗词，最喜欢的还是她的《冬至》：“黄钟应律好风催，阴伏阳升淑气回。葵影便移长至日，梅花先趁小寒开。八神表日占和岁，六管飞葭动细灰。已有岸旁迎腊柳，参差又欲领春来。”身居江南多年的我，每每冬至日在一丝清寒中，看到公园亭边，在枝影横斜间，那开得妙曼清雅、暗香盈盈的腊梅花，就总是会想到这位被后世称为“红艳诗人”的才情女子。她清丽婉约的诗风，让我在万物凋零、天地一片萧瑟苍茫的冬日，似乎嗅到了春之萌蘖。正所谓“夏尽秋分日，春生冬至时”，冬至日，春的门扉已在丝丝缕缕的梅香中悄然开启，想到很快万物又开始睁开惺忪睡眼，欢腾着生命的朝气，心中就像冰雪融化的河流，又开始欢畅愉悦了。

“添线绣床人倦，翻香罗幕烟斜。五更箫鼓贵人家，门外晓寒嘶马。帽压半檐朝雪，镜开千靥春霞。小帘沽酒看梅花，梦到林逋山下。”宋朝吴文英在冬至日作的这首《西江月》，捧卷细读，很强的画面感让神思穿越千年，在袅袅氤氲的

美食里有大鱼大肉，小酒小酌。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。节日里的欢聚，杯盘罗列，幸福的一家人，共享一餐席。人在社会里，亲情友情爱情情思不断。你我他都在感情的水里或深或浅地游历，切肤之痛可以铭记，浅薄之情亦能留白。

人生的旅途中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风景，风景在哪里，在诗与远方并存。风景浓缩成方寸之照，人在方寸里笑颜，同框的摆拍，造型的各异，给这旅途平添几许妩媚，几多柔情，几分怀想。

我相信，朋友圈的晒是一种幸福，不仅幸福着晒的主人，也幸福着点看的人。

我更喜欢看朋友圈里好文章。有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，有内容精巧的小小说，还有点染心灵，引发共鸣的韵律诗词。

文字的优美，可以创设意境的悠远。坐地日行八万里，上揽日月下江河。好的文章是一种启迪，是心灵鸡汤，予心田甘醇的享受，让心灵静守岁月，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”，有超然物外的广远。生活中的磨难和困顿便不再是高山难以逾越，那些困境都会成为过眼云烟不值一提。

我常常流连于这些文章里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精神上的愉悦和现实生活中的美好，交织在一起，顿觉生之有恋，恋之无悔。我想很多人如我相同，徘徊在朋友圈的文章里，洗刷心灵的污浊，灿烂明天的日子吧。

朋友圈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每天鲜活着自己，只要人们的追求无止境，朋友圈的更新就不会停止。幸福生活都在朋友圈里，那里很小，屏幕上只容得下有限的消息；那里很大，信息如天高海阔，无限繁华。

一线烟香中，家境贫寒的绣女虽已困倦至极，可为了生计，她强打精神通宵达旦地刺绣。窗外，富贵人家“贺冬”的箫鼓声还在耳边萦绕，宵寒露冷中，只听得来客栓在门外的马儿，一声声扬蹄嘶鸣，似在唤主人夜深归去了。

在这样的冬至夜晚，头发渐已斑白的词人，悠然地一边饮酒一边静赏梅花，醉眼惺忪中，不觉已进入梦境，他仿佛身在寂寥山林，去观赏那粲然绽放的梅花，在酒醉清梦中，他醉心于一片梅香间。

白居易冬至夜在邯郸客栈里作的这首诗：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平实质朴的诗句间，竟是浓浓的怀亲之情和淡淡的思乡之愁。在这个“冬至大如年”，本是合家欢聚的日子，诗人却在羁旅漂泊的异乡客栈，孤寂得抱膝灯前，陪伴他的，只有孤影青灯，这份孤寂寥落，足以触碰所有孤身在外游子的乡愁。它也让我的神思如一只青鸟，翅膀扑棱间就飞回故乡的村落。我仿佛又看到很多年前，那个雪花蹁跹的冬至，爷爷在灶台间拉着风箱，母亲包着我最爱吃的小馄饨，庭院里雪已盈尺。猫儿在雪地上嬉戏玩耍，足下印出一朵朵小梅花。霸气的花公鸡挺起火红的鸡冠，追得母鸡扑棱着翅膀连蹦带跳，扇得四周雪花凌空乱舞……

记忆是开在流年里的花，我在古人的诗风词韵中，追忆着那些潜藏于岁月深处的往事。不远处的花园里，几树腊梅和山茶花，正开得粲然夺目，那一朵朵花瓣仿佛都蕴含着一段故事，一个过往，一份思念。一阵寒风吹过，送来花的馨香也让一种情怀在心间萦绕。